



百家笔会

# 柴火垛里的人间烟火

□ 巍然

如果说炊烟是村庄里朴素的风景,那么村庄的柴火垛就是风景里不可或缺的画面。老百姓的生活,无非就是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摆在首位的,是用来烧饭炒菜的柴。柴火垛像舒缓的五线谱慢慢弹奏着乡村之歌,袅袅炊烟似乎没有休止符,绵延数千年氤氲着农人的生活,成为乡村真实的写照。

柴火历经风霜雨雪和风吹日晒,各种大自然的味道早已浸淫其中,其充足的能量通过一口敦实的大铁锅得以充分释放,不论是荤菜还是蔬菜,放到锅里都会汲取日月之精华,因此用柴火烧出的饭菜特别有味道。儿时的我爱闻柴火燃烧的味道,更爱看柴火在灶膛里熊熊燃烧的情景。尤其是冬日里,看着看着,身子和心渐渐变得暖和起来。也难怪,如今的农家乐饭店大多打出地锅类菜品,且很受消费者的欢迎。因为对于有着农家生活经历的消费者来说,既是一种对往昔生活的回忆,又似乎找到故乡的感觉。

柴火分为硬柴和软柴两大类。硬柴主要是树木的枝杈、劈柴等,其特点是耐烧,但不易点燃。软柴,大多为秸秆类,如葵花秆、棉花秆、高粱秆、玉米秆、芝麻秆等;还有茎叶类,像麦秸、谷草、树叶等,其特点是易燃,但不耐烧且容易生成浓烟,刚燎几下,锅底儿便呼呼啦啦变成一堆灰。柴火五花八门,柴火垛也形形色色,如同一座座小山,驻扎在农人家的房前屋后,成为乡下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柴火垛是一个家庭实力的象征。因为柴火的“柴”字与财富的“财”字谐音,柴火垛的大小也就意味着主人家财富的多寡,确切说是富有还是贫穷。作为苏北平原的老家,小麦是重要的农作物,故村庄最

常见的柴火垛要数麦秸垛了。所以嫁姑娘之前相亲,除了看男方家庭的硬件,比如住房和家里的陈设,还要看人家的米袋子和柴火垛,尤其是看麦秸垛,因为柴火垛的大小与粮食的收成成正比,垛大也就意味着不会挨饿,能吃上白面馍。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姑娘嫁到缺少吃穿的人家。粮食放在屋里,容易看走眼。说到这里,我想起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在相亲的时候,还真的搞起了弄虚作假——借了邻居家的小麦,装在口袋里,堆在房间一隅。等相亲结束,再完璧归赵。女方家人看后很满意,结果就答应了亲事。这种善意的欺骗,即使后来被发现也会理解,日子毕竟不是不断向好发展的。

麦收结束以后,村庄的周围便堆满了大小不等的麦秸垛。为防麦秸受潮霉烂,会选择地势高一点的地方,先找一些棍棒或砖块之类的东西铺垫在规划好的垛子下边,然后,一层挨一层、一茬压一茬地往上铺。当垛子渐渐变高,高得在下边不能操控时,就要有人翻上去,在上边接着下边托起的柴火,精准地码放好。很快,柴火垛就像一件艺术品伫立在那里。

由于柴火五花八门,故柴火垛也形形色色,成为乡下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其中,麦秸垛还能给农人带来温暖和欢乐。冬日暖阳下,三五个人扎堆在柴火垛向阳的一面,或站或蹲或坐,惬意地沐浴着阳光,聊叙着家长里短。它因柔软、抗折腾,更成了孩子们的乐园,做一些游戏活动,如打鬼子、抓汉奸、娶媳妇等。麦秸垛有时会被掏成一个洞,仿佛窑洞,容得下人的身子。这通常是孩子们的杰作。冬天晴好的时候,阳光照进洞口,便贮满了温暖,是睡觉的好地方。蜷曲在洞内,暖

融融的,阳光散发着麦秸的气息,成了天然的催眠剂,一会儿便呼呼进入梦乡。孩子们还可以围绕麦秸垛捉迷藏,在众多的麦秸垛里用心藏匿一个小小的身子,是不容易找到的。有时还在洞里用麦秸作起了掩护,有时干脆爬上垛顶壁虎般地趴着,有时敏捷地在麦秸垛之间穿插迂回躲避……一个游戏接着一个游戏,你追我赶、吵吵闹闹,直弄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,玩耍打闹累了,才肯坐下来靠着麦秸垛歇息片刻,或躺倒在垛上,当地床,天当被,嘴里衔着一根麦秸秆,仰望蓝天白云,听鸟鸣虫唱,微风轻拂,麦秸秆的气息一阵阵扑面而来,不禁让人陶醉得有些昏昏然了。

孩子们有的是时间,且基本是自由支配,父母只是象征性地让孩子们做力所能及的事。那时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没有要求,在他们看来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要玩的,要长身体的,所以对于孩子们的玩耍,基本是放任自流。直到耳边响起家长喊着自己的乳名回家吃饭的声音,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麦秸垛。总之,围绕它玩耍打闹,上蹿下跳,吱哇乱叫玩不够。

柴火垛也是鸡鸭鹅狗们的安乐窝。孩子们不在的时候,它们就会一窝蜂地拥进去,或栖息,或嬉戏,或啄食,互不相让,一时间鸡飞狗跳,好不热闹。其中最活跃的莫过于鸡了,一张犀利的喙啄来啄去,不厌其烦地从庄稼秸秆的缝隙中挑拣一些遗落的粮食;有时还能从腐朽的柴火底下发掘出蚯蚓、潮虫、蜈蚣、蝼蛄等,将这些活蹦乱跳的家伙用嘴巴反复啄啄,直至确认已经死亡才开始生吞下去,美餐一顿。

秋收过后,村庄里又会增添许多许多的柴火垛。村庄的柴火垛来

源于广袤的田野,来源于春种秋收的喜悦,永远属于勤劳淳朴的农人。冬日里,说大鼓书的艺人又来到了村子里,有时会上十天半月。皓月当空的夜晚,生产队的库房里,挤满了听书人,到了半夜还依依不舍。此时有人会跑到附近的柴火垛抽取一抱柴火带到听书现场点燃,有篝火的味道,众人围拢着取暖,继续嚷嚷着要求说书人再来一段故事……

古代文人也会在夜晚点燃柴火,只是生活更加雅致——邀请友人到家里做客,边取暖边喝着小酒畅谈佳话。白居易就是在风雪飘飞的傍晚邀请朋友刘十九来家里饮酒叙旧,当他看到眼前温馨的场景,不禁诗兴大发,其中一句“红泥小火炉”成为经典,映透了无数后代文人骚客的脸庞和心灵。“红”字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,温暖了人的身子,也温暖了人的心窝。

柴火比较娇情,既怕火又怕水。天一阴沉,主人就会赶紧往屋里抱一些干柴备着,否则夜里睡觉不踏实。因为潮湿的柴火很难燃着,整个屋子都被弄得乌烟瘴气,呛得人睁不开眼睛,不住地咳嗽,期盼着老天早点儿放晴。记得我还是在南京某军校读书的时候,接到上级命令——全体学员立即奔赴安徽省颍上县参加抗洪抢险。当时我协助学员队队长负责后勤保障。我们学员队住在一农户家里,整个村子几乎被泡在水里。要生火做饭时,那家主人带着我到他的麦秸垛。垛的下半部分已经被雨水浸泡,我们只好选取上半截抽取一部分装在“蛇皮”口袋里,扛在肩上,蹚着水回到厨房。虽然没有被雨水打湿,柴火还是因为受潮而难燃,我废了好几根火柴,才将柴火点燃,结果是整个厨房被浓烟笼罩,我被呛得直流眼泪。

如今,随着煤气灶、电磁炉和其他家电产品的普及,农人们也基本告别了用柴火做饭的日子。尽管柴火垛的风景一去不复返了,但柴火垛毕竟见证了岁月的沧桑,见证了农耕文明的印痕,故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,老家灶膛里的柴火仍在我心中熊熊燃烧。这也许是一种别样的乡愁。

小孩子的话特别新奇,有时脱口而出,宛如一行行美妙的诗句。前两天,我带孙女菲儿去图书馆看书。路上,穿过一片小树林,一棵棵法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,菲儿有感而发:“爷爷,树上的叶子掉完了,我看不见风了。”我故意逗她:“那落在地上的叶子像什么?”菲儿不假思索地说:“像一张张纸片,穿起来就是厚厚的童话书,我看得懂,你看不懂!”“为什么呀?”“因为风是写给孩子的!”

图书馆在县委文化中心A号楼,这栋楼是个大椭圆形,曲折折的,走进像个迷宫。菲儿又有了奇思妙想:“爷爷,我们俩像两只蜜蜂,在一格一格花房里转来转去,噢,到哪儿能采到蜜呢?”我说:“快到了,跟着爷爷走,准能采到又甜又好吃的花蜜!”

刷了卡,进入阅览室的门,打眼一看,好多人啊!菲儿感慨道:“乱七八糟的人一进了图书馆,就变得四方方的了。”我掩嘴窃笑:取情地把低头看书的人,当成一本本书了!

## 麻雀梗

冬天的麻雀非常多,它们往往不是三五只出来活动,而是十几只几十只成群结队出行。周日,我和菲儿正在公园溜达,菲儿眼尖,看见一群小麻雀排成一排站在树枝上,不由惊呼:“爷爷,你看,麻雀开会!”孩子的语言真是形象生动,我抬头边看边问:“它们在说什么呢?”“七嘴八舌,议论纷纷!”

忽见一只稍大一些的麻雀站在前面,不时扇动一下翅膀。我有了感触,对菲儿说:“你看那只大麻雀,像什么?是不是像个领导,指手画脚在训话?”菲儿嘻嘻笑了:“像爷爷当年的样子呀!有趣、有趣!”我做出欲打状,菲儿躲开了。她又说:“其实,它更像妈妈,叽叽喳喳,叽叽喳喳,在训我呢。”菲儿背着手,学起妈妈教训她的样子,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麻雀们好像开完了会,轰的飞下来,落在离我们不远处,有两三只小麻雀歪着脑袋,在打量我们。我问菲儿:“歪着头儿的小家伙,它们在想什么呢?它们是不是想我们的菲儿?歪着脑袋瓜儿在想问题:嗯,这个嘛,得思量思量……”我学着菲儿认真思考状。菲儿妈妈问:“你说什么?”菲儿向我做了个鬼脸儿。我们爷孙俩会心一笑,弄得她妈妈云山雾罩的。

爷孙俩玩够了回到家,菲儿妈妈又开始数落她:“就知道到外面疯玩,作业不写,家务活也不帮妈妈做,当爷爷的可爱好好管教管教!”菲儿偷偷吐舌头,嘀咕道:“麻雀妈,碎嘴唠!”菲儿妈妈问:“你说什么?”菲儿向我做了个鬼脸儿。我们爷孙俩会心一笑,弄得她妈妈云山雾罩的。

冷。可年关将近,极寒的天气,也阻挡不了父母期盼的心,和游子们归家的脚步。小寒季节,寒意更深一分,春天的脚步也更近一点。腊梅吐蕊,水仙盛开,南雁北飞。阳气暗生,万物向阳而动。在清冷的小寒冬夜,围炉煮茶,从容茗茗,静待冬寒尽,春暖花开。

## 天涯诗海

### 少年雪

(外一首)

何愿斌

少年雪比我睡前的大一些,伊人睫毛上的雪花比心头的暖一些  
一场少年雪下到中年  
三十年过去,村口化身站台  
青梅竹马散作他乡  
尘世间,幸有梅花可赏  
蓓蕾粒粒,依然可以数点  
朵朵花瓣

### 好日子

雪花被灯笼照亮,灯笼被雪花亲吻,像屋檐下羞羞的美人  
演绎古装电影  
村口古老的石桥东上一条  
肥硕的素白腰带  
我从桥头走过,这是阿红姐出嫁的好日子  
雪地里到处是散落的爆竹  
我要去拾掇一些

### 小寒

(外一首)

刘治军

乡下的老院里  
母亲冬藏好了一冬的吃食  
南瓜、酸菜、肥猪……  
每年都是如此,勤劳的她  
总是把冬里的事,安排得妥妥当当……

小寒一来  
母亲的脚步就会慢下来,我时常能看到她在院里忙碌的影子  
寒风萧瑟,雪花飞舞  
都阻挡不了她蹒跚的脚步

夜里,屋外犬声鼎沸  
星光闪烁,母亲常坐在炉火旁  
纳鞋缝衣,操劳生活  
那景如诗如画,惬意无比

我常常坐在城里的月光下  
怀念那些时光,那时光  
如同一杯甘甜的琼浆玉液  
蕴含着亲情和爱  
能温暖整个冬天……

### 寒夜

冬夜,月色明亮,星光闪烁  
寒风一阵一阵吹过  
在窗前景莎莎作响……

窗外的树影映照在墙上  
那柔和的光线刺破寒夜的  
宁静  
仿佛一幅岁月染尽的画  
冷清而又美丽……

夜,这般的美好  
我,只想静静地躺一躺  
让我在寂静中怀念过往

寒夜,告别尘世的喧嚣  
优雅地煮一壶冬暖  
借着月色,写一写  
心中的惆怅,世界的美好

## 光阴故事

徐晨

### 腌腊鱼

徐晨

闹。抽水机用柴油机带动,只要听到“突突突”的响声,我们就知道那口塘里要捉鱼了。早早站到堰堤上,看塘里的水慢慢变浅,最后只剩塘底一圈儿,一些鱼不安地从水中跳起又落下,溅起朵朵水花,搅得人心痒痒的。

队长安排人下水捉鱼,堰堤上看热闹的按捺不住兴奋,大声叫喊,指点哪里有鱼,恨不得自己跳下水去捉,但捉鱼是队长统一安排,捉到的鱼每家按人平分。

等队长叫捉鱼的人收工,一群站在堤上的半大小子,鸭子似的扑向塘里,虽然水冷刺骨,但捡漏捉到的鱼归自己,尽管只是些小鱼小虾,一个个也乐在其中,像泥猴在水中摸来摸去。

队里分的,自己捉的,冬天不缺鱼吃。鲢鱼、胖头、鲫鱼煮新鲜的

吃,小鱼、小虾用鸡蛋面粉调糊,油炸了吃。草鱼、大白刁用盐腌起来晾干,制成腊鱼。草鱼从背上剖开洗净用竹棍撑着,大白刁用铁丝穿成一串一串的。天气晴朗的日子,家家户户的院子里,挂着一串串、一串串腊鱼,飘荡着浓浓的年味,摇曳成记忆里一道温暖的风光。

腌腊鱼是件又脏又累的活。数九寒冬,滴水成冰。杀鱼、打鳞、抠腮、去内脏、清洗、抹盐,一盆盆腌下来,腰酸背痛,满手腥味,几天都洗不干净。难怪现在很多人怕麻烦,腊鱼直接到超市去买,或者干脆不办年货,客人来了直接到餐馆里一聚。

妻本来打算今年不办年货的,看了女儿的微信朋友圈又改变了主意。女儿大学毕业一直在外工作,前几天发朋友圈说:“想念家乡的白

## 生活记事

### 深冬的一抹傲骨

谢春芳

着温暖和希望。梅花之所以被称为“傲骨”,是因为它在最为艰难的环境中绽放,展现出不同于其他花卉的坚强和独立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梅花常常与兰、竹、菊并称为“四君子”,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品德。梅花之所以能居于“四君子”之首,正是因为它那种不畏寒冷、傲立雪中的精神。

在历代的诗词中,梅花常被用来比喻高洁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。无论是在卢梅坡的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中,还是在王安石的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里,都体现了梅花那种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化象征。

梅花不仅仅是一种花卉,它更是一种精神,一种态度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让我们慢下脚步,去感受那些像梅花一样的美好。让我们的心灵,在冰雪中找到温暖,在寒冷中寻找希望。梅花,这深冬的一抹傲骨,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生活中的一道美丽风景线。

## 四季回音

### 小寒偏寒 沐浴暖阳

吴建

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。”河面结了厚厚的冰,近岸的几株芦苇被冰封住,梗着脖子在寒风中倔强地立着。几个孩童在冰面上滑冰嬉戏,“哧溜”一下,一个小男孩没刹住脚,“扑通”一声摔了个仰八叉,引得其他几个小孩哈哈大笑。

“小寒时处二三九,天寒地冻冷到抖。”小寒时节,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,泥地上冻得硬邦邦的,屋檐下垂下的冰凌,足有一尺多长。正是冬闲,无所事事的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,聚集在朝南的墙边晒太阳,西墙向前用芦柴编织的密密的栅栏,挡住了凛冽的西北风。老年人躺在木椅上,眯着眼睛,尽情地沐浴着柔和的暖阳,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。大妈和小媳妇们坐在小凳子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做针线活,三个女人一台戏。顽皮的孩子则排成一列,挨挨挤挤,做着“挤油”的游戏,一番激烈的“挤油战”,十分钟下来,个个面红耳赤,脸上沁出汗珠。

小寒这天,母亲从菜窖里拎出一棵小白菜,打来井水将小白菜清洗干净,然后切碎。中午时分,母亲淘好米。大姐烧锅,母亲在烧热的锅内倒上一勺菜油,待油滚热后,把菜下锅,爆炒几遍,放入适量的水,将米与咸肉片、香肠片一起倒入锅里,再刷上一些生姜粒撒进锅中,用文火慢慢炖30分钟。揭开锅盖,母亲还特意拿出熬制的猪油,挖一大块在菜饭里拌匀,加一些碎葱白。顿时,屋子里香气四溢,看一看,白晃晃,亮晶晶。尝一尝,肥而不腻,鲜而不涩。我连吃了三大碗,呱呱叫,鲜香无比。

俗话说:“小寒大寒,准备过年。”乡村里,家家户户都开始置办年货,农家的屋檐下挂满了腌制的腊肉、腊鱼、腊肠。一串串香肠,一条肉,一排排腊肉,写满了庄稼人的喜庆,擦亮了岁月里的明眸,成了一道小寒时节靓丽的风景线。小寒的风,是彻骨的,穿着厚厚的御寒棉衣,依然抵挡不住北风吹刺的寒